

# 石墨镌华 传拓千秋

## 历代碑帖拓片精品展亮相陈之佛艺术馆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胡迪军

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自古到今氤氲着独特的艺术魅力。4月26日，“石墨镌华 传拓千秋”——历代碑帖拓片精品展在陈之佛艺术馆开展，呈现了不同时代书法艺术的不同风貌。

展览由市文联主办、陈之佛艺术馆承办，共展出慈溪博物馆、三乐堂、溪云草堂、邻枫山房、慈慧堂、听风阁提供的碑、帖精品五十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私人藏品，更有罕见珍品。展览将持续至25日。

### 黑白世界 永恒流彩

艺术馆2号展厅陈列着多个朝代的书法精品，或雄浑矫健，或秀逸典雅，或龙飞凤舞，或法度深严，眼前虽是黑白世界，但处处流光溢彩，笔端涌现的万千气象令人叹为观止。

碑、帖自古以来就是学习书法的范本，同属于刻石文字。广义的“碑”，通常包括碑碣、墓志、摩崖等，其功用多为记录事件、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其目的不是为传扬书法，故唐以前的碑大多不署书者姓名。碑一般是由书家直接书丹上石，再经镌刻，碑文内容大多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随着原石的磨泐或损毁，拓片成为重要的记录载体，初拓本因能保存最丰富的原作信息而尤显珍贵。展品中，初拓本不在少数，尤其是清代以来的基本上都是初拓本。

汉字形体演变大致可以分为：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从东汉的《三老讳字忌日碑》《西狭颂》到北魏的《孙秋生造像》《元祐墓志》，再到隋唐时期的《苏慈墓志》《昭仁寺碑》、宋代的《赠梦英大师诗》《赵时掇墓志》……展品自东汉起贯穿至清代，每一件标明刻石年代和出土情况、藏品所属等信息，具体形象地展示了东汉以来汉字形体的演变、审美特点的变化和历代名家的艺术风格，而字里行间的记述则披露了大量的信息，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重要参考。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展览不仅凸显了历代书法的时代特点，而且穿插了与碑帖相关的知识点。“书丹又称‘书丹上石’，是刻石必须经过的三道工序之一，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校碑，是指根据石刻拓勘的情况，考订拓本的先后新旧，并考察该拓本是翻刻还是原刻”……这些恰如其分的文字说明让参观者在观赏之余提升了对碑帖的鉴赏能力。

50多件精品中，帖为数不多，均是浙江本地的私家刻石。“帖”本指书写在帛或纸上的墨迹原作，后来专指经过摹刻后拓下来的拓本，其功能在于保存和传播书法，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的复制品。刻石文字通过传拓加以复制，那是一种用纸和墨拓制图文的技术。刻帖肇始于北宋《淳化阁帖》，而盛行于明、清。因为内容多取材于简札、书信、诗文、手卷，故帖的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呈横式，多刻于石板之上。刻帖需先从真迹上钩摹，然后上石刊刻，要求毕肖于原作，故工序比刻碑复杂，对技艺的要求也更高。展览中还展出了由慈溪博物馆提供的两块原石，分别为南宋嘉定十二年刻石《赵时掇墓志》和清道光年间刻于慈溪鸣鹤的《河东君传》帖石。

### 荟萃精品 折射历史

展览中最为瞩目的当属东汉建武二十八年的《三老讳字忌日碑》初拓本，《三老讳字忌日碑》是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也是国家一级文物，有着极大的历史和文字研究价值，被誉为“浙江第一石”。它刻石于公元52年，全碑高93厘米，宽42厘米，通计217字，笔力浑厚遒劲，书体介于篆隶之间，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三老”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字）和祖父辈逝世的日子（忌日）。碑石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土于余姚石堰山（今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初归余姚周世熊，七十余年后从周家流出，辗转至上海。民国十年，日本商人曾欲以重金购往日本，上海浙江同乡会发起募捐，集60余人之力，以8000银洋重金将三老碑赎回。翌年在杭州西泠印社筑石室永久保存。吴昌硕还专门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志其事。此次的展品是清代的周世熊初拓本，三乐堂收藏。

同样在横河镇发现的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刻石《史岩之墓志》拓片也在此次展品中，出土于梅梁山。史氏家族是南宋明州望族，曾出现父子同进士、兄弟同进士、三代同宰相的盛况。史岩之（1193—1270），是史弥忠的第三个儿子，宰相史嵩之的弟弟，在嘉定十年（1217年）考取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墓志由史岩之子史珣卿撰文，原石现藏绍兴会稽甌社，整拓本由听风阁收藏。

刻帖量虽少，但贵在精。清代鸣鹤叶元封辑刻的《湖海阁藏帖》八卷，延请苏州刻石名手朱安山历时八年，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成。这部《湖海阁藏帖》刻于鸣鹤，是慈溪境内唯一一部从帖，也是存世极少的完整版本。叶氏家族以药业起家，是慈溪清代的名门望族。叶元封，字建侯，号梦渔，慈溪鸣鹤人，清代著名书画收藏家，湖海阁是他的斋名，他一生交游广阔，著有《野园小草》《湖海阁诗稿》《奇门一得集》等诗集。《湖海阁藏帖》收录了明清70多位书法家的作品，均为叶元封的藏品，此帖是宁波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丛帖，从中可见叶家的私藏之丰、家财之富、鉴赏之精。

### 艺术瑰宝 独有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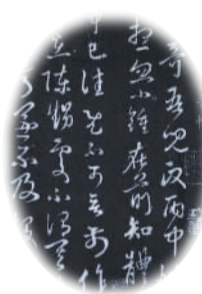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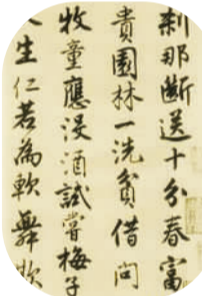
东汉刘勰在《文心雕龙·诂碑篇》中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古代帝王受命，即封禅于泰山，刻石记功，名之为“碑”，希望借助于坚硬的石材，抵御时光的侵蚀，让自己的事迹永世流传。但青铜时代的工具，尚不足以切削坚硬的石头。到了铁器时代后，锋利而坚韧的铁凿使刻石变得较为容易，于是，刻石之风开始大行于天下。也正因此，使前人的书法艺术得以广为流传，令今人一窥其风神。

书法之美建立在象形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线条笔法和形体结构上，关乎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丰满。汉代是隶书的鼎盛时期。东汉以后，隶书成为官方正体文字，并被大量应用于碑刻之上，故而汉碑集中于东汉，其书风或厚重古朴，或率真流美，异彩纷呈，被后世作为隶书的典范。魏碑是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北朝碑刻书法的统称，以北魏为最精。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提倡汉化，于是魏碑开始大行于世，书风雄强朴茂，上承汉隶，下启唐楷，是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隋朝国祚虽短，但实现了南朝与北朝的统一，南北书风在这一时期交汇融合，奠定了初唐书法的高度。隋碑字体比魏碑文雅整饬，又比唐楷活泼灵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大师均成熟于隋代。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也是碑刻的鼎盛时期，数量多，质量高。尤其因为帝王对书法的偏好，大力提倡书法，以书取士，专立书学，书法艺术获得了空前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其中唐楷的法度逐渐完备，进入了成熟期，书法大家群星璀璨。

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接五代，打破了前人法度，更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创了尚意的新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宋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很多书家本身是文学家、诗人，故其书法中也注入了抒情的意味。自北宋《淳化阁帖》肇始，刻帖对于书法的普及与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刻帖之风复兴，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远超越前代，绝大多数为文人士大夫私家所刻。刻帖的产生及传播，不但满足了书法学习的需要，也使这些作品化身万千，得以流传至今。刻成的帖石往往被放置于园林之中，成为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而灿烂的艺术，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它折射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对这一艺术瑰宝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我们义不容辞，亦矢志不渝。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世故里含纯真，功利中有体恤，既有贴切的城市生活气息与质感，又不乏恒久的悲悯情怀。”这是“80后”作家笛安的新作《景恒街》获人民文学奖时的授奖词。4月24日，新生代文学领军人物笛安携《景恒街》来慈签署，并走进稻读公社读书分享会和读者谈创作上的那些事。

2018年12月，噤声5年的笛安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景恒街》。这部17万字的小说一面世就收获媒体和读者的无数好评，一举夺得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笛安由此成为首次问鼎该奖项的“80后”作家，不仅奠定了她在“80后”创作群体中的领军地位，更意味着新生代文学中的佼佼者正逐渐获得传统文坛的认可与肯定。

### 《景恒街》为隐痛找到出口

景恒街是北京商务中心CBD的一条街道，灵感胡同是北京有着历史与传统的一条胡同。这两个迥然不同的地名被笛安拿来作为小说《景恒街》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景恒街》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与成功的故事，讲述了一群心怀不甘的年轻人，在奋斗过程中恋爱与梦想的起落。女主角朱灵境是一家风投公司的职员，为公司考察值得投资的商业项目，遇到了“粉壹”项目的主创关景恒，自此展开了两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故事。职场中的尔虞我诈、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小说中有了淋漓尽致展现，折射着现代社会烦躁功利的一面，也反映了不同价值观的对立与碰撞。

为什么我不能在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以后，再遇到你？无奈、挣扎、妥协、抗争，《景恒街》包容了成年人情感拉锯中的种种两难，并观照了爱情幽深之处中真诚且坚定的内核。小说中有我们的生活、渴望与不甘、犹疑与遗憾，为当下年轻人心中无以言表的隐痛找到了出口。

“我想写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关景恒。”笛安说，一个不完美的人是她的创作兴趣所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见过完美的人，她一直认为人性中一个优点注定了另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缺点。笛安在小说中描摹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和勃勃野心的年轻群体，她说，这三四十年来社会的变化非常大，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群体的人生经验，构成了她笔下的人物。

评论家张颐武认为，笛安是一位很有野心又具备实力的作者，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冷静的笔调书写出了爱恨情仇相互纠缠的故事，但其真实目的是要冲破情感的枷锁，进而向人性乃至社会形态提出质疑。

### 讲故事有章法可循

“故事不是生活，而是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章法。”笛安说，古希腊的戏剧经常停下来问观众的意见，这是人类文明累积的经验，现在讲故事也一样，有规律可找，有章法可循。比如《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等好莱坞经典影片，都是非常标准的爱情剧，这其中就有套路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选出一种效率最高的表现方式。

但有太多套路也会让创作者陷入困境。笛安创作的《景恒街》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她很快发现任何时代写的爱情故事从开始到最后所经历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既然任何一个时代都差不多，我为什么要写当下呢？这是我遇到的其中一个困难。”笛安试图有所突破，在场景上、人物设定上注入新的元素。

笛安说，在讲故事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个又一个问题，比如怎么从这个冲突进行到那个冲突。一时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可以找上几本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借鉴他们的处理方式。“这多少能管点用，当然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或者也可以看看好莱坞电影，那些是做故事最基本的模板。”每一次把问题解决了，你的成就感就会油然而生，而且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在笛安看来，讲故事的技术非常重要，关系到作者能否自由表达。不是雕琢，不是取巧，首先是帮助你表达你的想法。“一个写了800字的场景看能不能改用500字来达到你要的效果。”这十年来，笛安一直在追求技术上的精进，乐此不疲地给自己设置一些目标。她用这种方式不断锤炼自己在文字上的驾驭能力和表达能力，《景恒街》前前后后改了多次，单第一部分就写了三遍。

### 坚持写完第一个作品

作为新生代文学领军人物，笛安特别强调写完第一个作品的重要性。“人们往往低估第一个作品的作用，想要在创作上提升没有比写完第一个作品更好的办法。”笛安说，“要学会接受你不能忍受的段落，接纳此刻的你的真实水准，只有知道真正的水平，才能看清你的优缺点，从而去探讨你适合什么样的类型、题材，一切讨论的基础建立在你对你能力的了解上。”她觉得虚构类的作品是一个建筑，有承重部分，有复杂的结构。从开头到结尾，难免经历中间走不下去的歪路，这些所有的经历会让你对作品有不一样的理解，经验慢慢多了，就会知道更多的东西，能力也能逐渐提高。

笛安说，故事能够让作者激动是创作的源动力。创作《景恒街》的想法是在2015年，那是一个深夜，她在机场高速上开车，电台在播放一首歌，听到“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打烊了，该走了”这句让她有了写爱情故事的念头。那个瞬间她脑补了整整一个场景，是跟感情有关的，并且不是少男少女之间的东西，特别有画面感。

“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至少现在它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无法分割。”笛安说，最开始就是想表达，写作带来的快乐是其他事无法替代的。尽管后来的写作过程难免会有痛苦的时候，但那份幸福感让她坚持下去，终有所获。的确，文学创作和才华相关，但才华其实80%指的是一种执行力，把你的想法真正落实到文字上，实现高转化率就是才华的体现。

这次能够获得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笛安很高兴也很意外，“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得这样一个传统的奖项”。笛安一直觉得，他们年轻一代的文学和传统文学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和前辈的交流也发现大家看事情的视角很不一样。但她有自己的追求和坚守，惟愿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下去，不会刻意地靠向传统文学的审美标准，更不会强迫读者接受她的观念，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选择。

### 新闻链接：

笛安，本名李笛安，1983年出生于山西，著有长篇小说《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南方有令秧》以及“龙城三部曲”等，中短篇小说集《怀念小龙女》《妩媚航班》，曾主编《文艺风赏》杂志。其作品呈现出现代人丰富的生命状态，观照了年轻一代的心灵境遇。



# 笛安携《景恒街》来慈分享创作故事

新生代领军人物 人民文学奖得主

